

開啟慈悲時代？

丘建峯

教宗方濟各宣布 2015 年 12 月 8 日開始為教會的「慈悲禧年」。為每個教會年度賦以主題，給予教會一年的目標或方向，在近幾年都漸受注意，如過去的「信德年」、「保祿年」、「教友年」等，但是論到矚目及參與程度，「慈悲禧年」就遠勝於其他的年度主題。在香港，七所聖門開啟之日，每一個都有以千計的教友參與，以香港教區來說，是難得的盛事了。即使在世界其他地方，「慈悲禧年」同樣受到相當大的重視，教友表達出強烈的熱情。

為什麼「慈悲」這主題，觸動全世界的教友呢？

有人認為是新教宗方濟各的行事配合慈悲一詞的含意，也有認為聖門的概念容易引起共鳴，亦有人主張，以行動為主的年度主題，更多教友能夠落實參與。

我自己卻想問：這是否代表教會將會跨進下一個時代？

由選民時代到基督時代

最近讀到台大教授呂世浩的《秦始皇》，書中論述到中國歷史的發展，共有兩個重要的時代變易，其標記就是姓氏。第一次巨變，各人本無不同的情況下，開始以姓為榮，就是這時代開始，中國進入一個封建時代，建立巨大的文明。

及後則是以氏為主的春秋戰國，於是人不再以血統為核心，而是各自競爭，成為第二個重要的時代，並且建續了中國文明近二千年。

呂世浩指出，今天的我們，正處於第三個時代的巨變中，而這個巨變仍然未找到重點，所以我們處於價值混亂的時代，正在尋找這時代的真正定位，而他相信，只要能夠定位，中國能夠進入另一個光榮的時代。

作者以一個簡單的例子，說明我們這個時期，是一個混亂的時期。他問學生：今天的我們，是否該過簡約生活？學生都回答說應該。他再問：人人都節約，經濟就會崩潰，因為我們的經濟都是靠消費來振興的。

這個簡單的例子，正好說明我們今天所處身的社會，處於價值不能夠一致的情況。正是由於未再找時代的核心，所以就顯得很混亂了。

讀這書時，我的腦海裡總是想起「救恩史」。雖然救恩史不同於一般的歷史發展，但是它仍然是人的歷史，只是因天主的啟示，讓我們能在人的歷史中，看到天主的計劃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「舊約」與「新約」，同樣代表兩個重要的時代，它們各有自己的特徵。

在舊約時代，救恩史的重心在於「選民」。以色列人的信仰核心，在於確認自己是屬於天主。在這階段，割損禮、梅瑟法律成為信仰的核心，陪伴以色列人度過苦難、光榮與黑暗，在這些歷史的進程中，他們依靠這些法律，讓自己的民族能一直走下去，即使跌跌撞撞，繼續依靠天主。

問題是，當進入新約時代，耶穌基督帶來一個全新的改變，而在這個新時代，信仰基督不再是以守梅瑟的法律為中心，而是以基督為中心。不過，如果我們細讀新約中的宗徒大事錄和保祿書信，不難發現，在這時期，教會在一件事上有極大的爭論，就是外邦基督徒，是否要守梅瑟的法律。

在此問題上，一般來說，我們都只是從結果來看，就是宗徒大事錄中的「耶路撒冷會議」(宗 15：1 - 35)，因為在這會議裡，保祿與耶路撒冷的宗徒達成協議：

「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，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，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：即戒食祭邪神之物、血和窒死之物，並戒避奸淫；若你們戒絕了這一切，那就好了。祝你們安好！」(宗 15：28 - 29)

按照這裡的描述，事情似乎就這樣解決了。不過，如果願意細心讀一讀新約中各封在保祿名下的書信，這個圍繞割損禮的爭論，極有可能，糾纏了初期教會長達幾十年。因為，保祿在寫給格林多人的信中就這樣說：「有人受割損後蒙召的嗎？他就不該掩蓋割損的記號；有人是未受割損蒙召的嗎？他就不該受割損。受割損算不得什麼，不受割損也算不得什麼，只該遵守天主的誡命。」(格前 7：18 - 19)如果聖經學家的推斷是正確，這書信寫於主後 50 年左右，那麼，往後的一系列書信，仍然走不出這個有關割損的問題。較近於保祿時期的有厄弗所書(弗 2：11)及斐理伯書(斐 3：2 - 3)，而相信是託名保祿的，同樣是較後期的牧函中，割損禮的爭論，一樣沒有止息。如弟茂德前書中提到守法的問題，背後同樣是外邦基督徒是否需要遵守割損禮的爭論，而且有理由相信，這爭論很厲害，所以語氣也很嚴厲：「不要聽信猶太人無稽的傳說，和背棄真理之人的規定。為潔淨人一切都是潔淨的，

但為敗壞的人和無信仰的人，沒有一樣是潔淨的，就連他們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穢的。」(鐸 1：14 - 15)

如果我們細閱成書時間相信較後的公函，七封公函的內容，同樣涉及「假導師」，但是當中的主題，再沒有提及守梅瑟的法律，重點反而在於信者的個人生活，以及是否承認基督是默西亞的問題。因此可以推斷，以猶太法律為信仰中心的爭論，大概是在主後 50 至 100 年左右，成為基督信仰的爭論中心。

由於今天看到有關爭論的情況，都是來自新約經卷，並且是以結論的形式出現，所以很容易有一個錯覺，就是當時大家本來就有共識，認為外邦基督徒是否不用守猶太的法律，不用行割損禮。不過，如果再細心想一想，如果這種共識一早已經出現，保祿就不用為此事，特意上耶路撒冷，尋找共識。同時，這種要求行割損的聲音，亦不會在耶路撒冷會議後，仍然在不同的地方教會裡響起來。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？按照上文有關時代變易的理論，這正是由選民時代進入基督時代的過渡要面對的問題，而在這個巨大變遷的過程裡，舊有的做法仍然為部分人堅持，但是具先知性的人物如保祿，能夠更早看到更遠，所以也能夠為天主做更多。保祿正是看到基督救恩的臨在，是讓所有人成為祂的門徒，如同宗徒大事錄所言：

「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，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，並直到地極，為我作證人。」
(宗 1：8)

基督建立的教會，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，而非以梅瑟法律為中心的民族。所以，不再守舊有的法律，不是違背天主的旨意，而是信仰的跳躍，讓整個人類走向基督的重要一步。

由基督時代走向慈悲時代？

正由於保祿意識到基督的信仰不在於猶太的法律，教會才能「直到地極」，成為整個歐洲的信仰，並且一直發展，直到今天。不過，由特倫多大公會議至今，相信不少教友都感受到，新的猶太法律，也在這幾百年間，限制了教會的發展。特別是當教會由歐洲出發，真真實實地走向世界，面對多元的文明，不同的在地文化，其實近二百年的處境，令教會比初期發展時，更需要保祿這種先知性的人物。

今天教會在社會實況裡，如何把基督信仰落實呢？當中的問題是多方面也多層次的。從政治層面來看，今天的教會再不會如在中世紀的發展過程裡，進入政治實體，但是有形教會的組織如何與世界不同的國家政府並存，一直是巨大的考驗。

除了政治的多元差異，還有宗教的多元、對話以致對立。以基督宗教為主的地區，如何面對其他宗教的興起，以其他宗教為主，特別是今天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地區，基督信仰又該如何傳遞，並且在不幸的衝突裡，如何化解仇恨與緊張？在亞洲地區，多元信仰的常態遇上基督真理，又如何平衡？

還有是文化上的多元，這在今天社會裡，聚焦在生與死兩個問題上。所謂生，就是指向婚姻、性與生育的問題上，所謂死，就是指向人口老化與安樂死等問題。在這兩個問題上，這世紀就更加明顯，教會的訓導與社會的走向，愈來愈遠。

即使在教會內，也有各式各樣的有形爭論：司鐸的定位、禮儀的做法、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、教宗的身份……。

由梵二改革至今，教會固然迎來新氣息，但是，正如上文談到時代的核心，即使在梵二改革後，我們仍然覺得混亂，甚至部分教友會覺得更混亂，因為我們並不能抓住一個如同過去一樣清楚明確的核心。各種價值紛陳，在堅守信仰的同時，又似乎有不同的問題。

終於，我們看到教宗方濟各提出「慈悲禧年」的主題。「慈悲」成為這一年的主題，卻又隱隱地代表，一種先知的聲音。如果說，上一把響亮的聲音，是由保祿而來的，告訴普天下的世人，基督的救恩屬於你我，只要你們願意加入教會之內；到了教宗方濟各，這宣言是否就是，上主是慈悲的神，祂要給你們愛，而不是教會呢？

這不是筆者的想法，而是讀神學家宋泉盛《慈悲上主》(*The Compassionate God*)的感想。在這本書裡，宋泉盛以「慈悲」作為樞紐，首先指出：

天主與以色列子民一同撰寫歷史，天主亦與基督徒教會一同並一直撰寫歷史，但是，天主同時是馬來西亞、中國、日本及台灣人民的創造者及救贖者，並且也一直與他們，寫他們的歷史。¹ (該書為英文，此乃筆者自譯，以下引文皆是。)

這書的中心思想認為，在聖經中的有關救恩史的描述，受限於以色列人自身的歷史限制，未能把天主救恩的普遍性，呈現出來。宋泉盛並非要否定聖經是天主的神聖啟示，但是他想指出它

¹ C.S.Song, *The Compassionate God*, NY, Orbis Books, Maryknoll. 1982, p. 83.

的限制，而今天我們要做的，是要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理解天主教在歷史的工作，而他認為，這個更廣闊的角度，就是「慈悲」。

在本期的其他文章裡，已經有就天主的「慈悲」加以解說和定義，本文不再贅言。簡單來說，宋泉盛強調的是天主對所有人的愛，由於這份愛是無分種族、文化、信與不信，所以宋泉盛以「慈悲」這個帶有東方色彩的詞語來形容。

作者特別以《若望福音》21：15 中的一句，作為天主的愛的註腳：「你比他們更愛我嗎？」宋泉盛認為這句說法非比尋常，是耶穌對不同時代的所有人的發問，而我們「不該為基督徒信理的純粹性而愛耶穌」²，因為耶穌要我們愛他超過愛其他人，這是一種純粹的愛。宋泉盛還批評中世紀的信者，認為他們愛教會多於愛基督。因此，門徒在基督復活後的相遇，基督給予他們的愛，是超越一切的愛，就是那份慈悲，讓門徒可以傳至地極。

《慈悲上主》的第二部分，宋泉盛嘗試以這種愛的角度，重新解說有關基督信仰的種種。由十字架上的耶穌到感恩聖事，宋泉盛對於有形教會作出各種批判，指出基督是為苦難者而活，任何人都不能獲得基督的專利，因為這就是把基督「異化」。

到了第三部分，宋泉盛轉入亞洲的歷史裡，以中國為敘述的主線，再插入不同的亞洲國家的經驗，述說一個關乎慈悲上主的故事。雖然當中也引用聖經的內容來加以說明，但是宋泉盛不是從教義的角度來解說亞洲的歷史，而是企圖說明，在亞洲的歷史裡，天主一直都參與其中。他甚至引用不少佛教的概念來對照聖經的內容，特別是關乎「痛苦」的問題。

² 同上，p.105。

從這本書裡，不難看宋泉盛的視野，就是強調天主的愛，即使是在歷史的層面，仍然是超越性的，所以他在結論處這樣說：

「天主教在繼續中，由巴貝耳塔到巴斯卦，由以色列到巴比倫。天主教繼續在歐洲、在非洲、在美州，在亞洲。天主教繼續與人民一同受難，與人民一同流淚，與人民一同盼望，並在那些地方、這些人民中，孕育共融的愛。天主會繼續下去，直到看到『新天新地』及『那新耶路撒冷聖城，從天上由天主那裏降下，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』。我們得到鼓舞與天主繼續走下去，穿越一切的悲劇與危機，直到我們聽到由祂的寶座上傳來的那一把聲音：

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，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；他們要作他的人民，他親自要『與他們同在，』作他們的天主。」³

宋泉盛的觀點，容或過於激進，但是卻有其啟發性。當教會在地球上行走了二千年，對天主啟示有其深刻反省的同時，無可否認，它同時也成為信仰的負累。正如選民在他們的歷史裡，為與天主建立一份無可比擬的盟約關係，建立了法律與傳統，這在他們的時代，確實成為跟隨天主的重要標記。及至基督的來臨，教會的建立，那些重要的時代標記，卻成為了進入新時代的窄門。那麼，到了今天，在一個全新的世界局裡，教會的更新，是否也如同當年一樣？今天各種教會的堅持，有多少就是割損禮的神聖期盼？

正如宋泉盛以天主的愛作為一個全新的視點，審視基督信仰的內涵與人類的歷史，教宗方濟各提出「慈悲禧年」這主題，並不是偶然性的，而是一個全新的標記。基督信仰要進入一個新的

³ 同上，p.260。

時代，這就以愛為中心的時代。在第一個時代，以色列人認為這份愛只存於自己的血統之中；第二個時代，我們相信這份愛只存在於洗禮後的信者之內。到了第三個時代，或許，終有一天回看，原來天主的愛就是要給予世界上所有的人，無論是認識祂還是不認識祂，接受祂還是未接受祂，祂都有這份慈悲，願意救援一切人。

結語

「慈悲禧年」的其中一個重點，是開啟聖門。門，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象徵標記，因為它一方面可以理解為走進去，但是換一個角度，它其實是讓我們走出來。因此，天主的慈悲，其實也可以是代表兩個不同而目的相同的方向。為世界來說，聖門的開啟，讓任何渴慕慈悲的人，可以走進教會內，尋找到生命的福音；為教會來說，慈悲也是一道聖門，讓我們不再困於自己建成的教堂內，而是走出去，進入這個世界，一個由天主創造、基督救贖、聖神聖化的世界，從一花一草中看到天主的慈悲，明白恩寵的臨在，不止於洗禮。

也許，「慈悲」是第三個時代的呼喚，且看教會未來的步伐，是否如此。